

去一座城市的理由

□胡美云

周末约厦门的好友一起喝茶，因为时间充足，选了乘公交车。在公交车站等车时闲着远眺，青山白云蓝天格外养眼，平时习惯蜗居于一室，久久才出一次门的我，看到这样色泽分明的眼前美景，一时竟恍了神。

原本就是喜静不爱动的性格，自从重新开始写文章后，出门的次数更是少了，更别说是去另一座城市了。偶尔的像这样的外出，大多也是因为有想见的人，有需要当面聊的事儿。

想起二十多岁时，那时候在深圳打工，周末双休大多安排得满满当当，多姿多彩的。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图书馆看书，约三两好友附近寻小吃爬远山，更多的时候，则是在路上——独自一人背着背包，坐着便宜的城市大巴，以自己所在的深圳为中心点，往周边的各个城市延伸着，一次又一次地独自前往那些陌生的城市，一座一座的城市打着卡。

现在想想，那时候那么热情的去一座座城市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么年轻，那么好的年纪，去一座城市又需要什么理由呢，如果真要有，轻轻一念便是一长串吧：大好的时光呆在宿舍真是浪费光阴又无聊，去看看陌生的城市，去看看不同的风景，去尝一尝那些久闻其名的深巷小吃……多好啊！

年轻也真正是好，心动便就有了行动，况且到那些城市的路都不远，行囊也很简单。一个人时有一个人的好，不用和谁打招呼或者商量，一念起就能出门。二十多年前，二十出头的年纪，好体力加好心情，每一次那样随兴而致的出门都能收获很多。那些陌生城市的别样风景，那些独自闲逛于繁华闹市或静谧小巷时，遇见的

许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即使已经人到中年的我，依然如少年时般相信着这人世间的美好与温暖。

是从什么时候不爱出门了呢？应该是成家以后吧，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许多的幸福也有了许多的身不由己。

刚开始成家的几年，那时候也会安排出远门，从福建到安徽，绿皮火车的年代，能顺利买到票时，从家里约辆私家车送到厦门火车站，厦门到安庆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还要中转两次中巴车才能到家。没买到票时中转的城市就更多了，火车从漳州从福州出发的票都买过，到江西的南昌景德镇九江等城市中转换乘也都试过，因为对故乡至亲的想念对故乡山水的想念，即使这样多番周

转折腾的回乡，也坚持着跑了好些年。后来动车开通了，二十几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四个多小时，再回故乡才真正便捷了许多。

只是，最近的十年，因为小弟在江苏安了家，母亲也随着他一起住，故乡的那个承载着我许多记忆与想念的家便空了，我回老家的次数少了许多，连带着渐渐地越发不爱出门了。

细数一下，近几年偶尔的出门，走进一座远的城市或者近的城市，似乎都是因为去见想见的人。远点的，与母亲的每年小聚，与要好的同学朋友久久约一次的双向奔赴。近些的，像这样的周末午后，等半个小时的城市公交，去相邻的另一座城，见好友，喝慢茶，清闲缓慢地聊天，宁静而美好。

■作品欣赏



伫立

□赵蕤 摄影

回家

(外二首)

□朱家雄

南下的高铁送我进春节的怀抱
岁末年初这阳光最明亮的地方

漂泊的游子偎依在羽翼下取暖
合拢翅膀的蹲着的家乡

亲人的笑容像石子扔进塘心
春天的声音清脆盘旋如飞鸟

父亲的话语像大地上的湖泊
使我向下望见头顶的白云

等待

射出的箭都已离弦
等待遥远的靶面上绽放喜报

偏偏天色骤暗
疾风从天气里迅即出鞘

远方在明灭中模糊
世事在晦暗的变幻中难以捉摸



邵怡明 绘图

焦灼的等待如进行曲的暗哑
两只手握不住未来

心海的船不能搁浅
昂扬的精神不能被风干

学学春笋吧
想想蝉蛹吧

在地下的黑暗中积蓄力量
让时间清洗生命的锈迹
请音乐无限地流过躯体

功夫在武术之乡锤炼

时间在面壁打坐中修行
目标在大范围地机动游走

潜心研制导弹吧
待到昂首向天发射时
远方必会炸出绚烂的美景

静夜习诗

烛火坐在我的掌心
我坐在房间的掌心
房间坐在大地的掌心
大地坐在宇宙的掌心
宇宙坐在烛火的掌心

双手合十
烛火霍然一亮
诗歌夺路而出
我看见诗歌与宇宙对掌相击
响声清脆

之后他们并肩而坐
长夜畅谈
当我在黎明时落回尘世
昨夜的诗行开始啼哭
霞光打着我



钓山溪

山野少人扰
小河流浪清
直钩无钓意
不与戏鱼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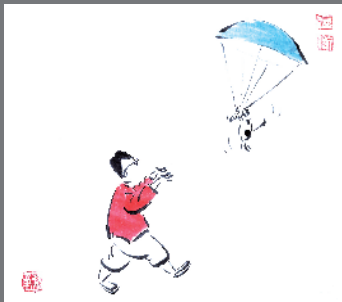
布袋戏

跳脚定呼吸
随身袋起移
协调重心走
保护齿牙齐



误相助

耐性深吸气
一时寸步移
热心阿狗助
非肉乃书籍



知本性

总想飞高处
如云比翼逐
本来行走物
大地履安足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本版邮箱

zhoumowenyan@126.com